



主编 王正儒

古 今

石舒清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编：王正儒

副主编：安 楨 王 萍 王成明

杨风军

编 委：王正儒 安 楨 王 萍

王成明 杨风军 郑宜诚

马金平 喜晓玲 李育龙

马文山 倪金栋 田鹏飞

王怀凌 单永珍 李 方

李 敏 马明君 毛兆平

李志勇 马 玲 杜占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 / 石舒清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44-1441-5

I. ①古…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668 号

古今

石舒清 著

责任编辑 虎雅琼 贾珊珊
封面设计 倪万军 单永珍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0257

开本 700 mm × 1020 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4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1441-5/I·97
总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的远古吟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地。80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根固原的沃土。进入90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黎诗歌奖、庄重文文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工作领导岗位上。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套“文学固原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学固原丛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目 录

序	1
听来的事情	001
凌 伯	010
借人头	017
十里店	025
小说二题	036
出 行	047
小米媳妇	056
周末的故事	062
向阳花	066
小事情	072
村 子	080
果 核 ——记邻村的几个人	087
老 院	101
二 爷	106
父亲讲的故事	113
古 今	123
淘书纪事	137
后 记	183

听来的事情

下面这几桩事情是经李春俊兄介绍，由深圳大浪村的两位客家老人讲给我的，一个叫谢月如，一个叫谢运来，讲的都是日本人的事。谢月如会说普通话，颇为健谈；谢运来则只会说客家话，普通话不要说讲，听也听不懂的。和谢运来老人交流时，虽然同为中国人，我们之间却需要有个翻译。两个老人，谢月如把日军叫日本仔，谢运来叫皇军。叫他们两个改口来叫，都似乎是不容易的。

一件军服

那一次是国军和日军打了一仗，战斗很激烈很残酷。两方面都是拼了命打。国军是三个连，日本仔是一个连。刚开始是国军占上风，日本仔是边打边退，边退边打。国军是输在了不能团结作战上。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个连和日本仔打，另外的两个连一个在那边的山头上，一个在那边的林子里，观望着，枪在身上背着，就是不来参战。这个已经在战斗的连看来是让拖住了，脱不了身，他们也就不存指望了，拼命地和日本仔打。战斗结束了很久，有人去摸国军的一些枪，枪管子还有些烫手。一个机枪的扳机都给扳坏了。

长话短说，国军的这一个连，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日本仔也死了不少人。战斗就这么结束了。都纳闷，不是国军三个连么？那两个连为什么不来参战呢？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呢？这真是太奇怪了。后来猜测那两个连不是国军，是伪军，但是转念一想，又说不上，刚开始他们是一致对付日本仔的，一转眼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事情大家还是想不通。想不通的。大

家几十年来都猜测着，但是觉着不管怎么猜测，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有些事情竟会奇怪到无法解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想，那些背着枪观望的人大概又是很容易解释这个事的，不然他们也不会那样心安无事地观望。但是那种解释究竟能说服多少人，如果说给我，能不能把我也说服，我就知道了。我这个人爱捉摸事情，我私下里想着怎样的一个解释才能把我说服，好像是没有。但是也说不准啊，不是三个连的人，有两个连已经给说服了么？我就觉着一是肯定有这个说服力，二是觉得这个说服力真是太可怕了。

还有那个始终参与战斗的连，它怎么没有给说服呢？或者是干脆就没有去说服它？不知道内情了。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内情。

我们都很清楚的是，那一次战斗，我们还死了一个乡亲。这个人是现任新围村村长的爷爷。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吧，总之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忠厚，话少，在务果树方面有一些经验。他是怎么死的呢？我们这里你可能已经听说了，那时候多果园，我们这里的沙梨和绵柿都是很有名的。战斗打响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乡亲正在他的果园里劳动，拿铲刀在果园里给果树松土。战斗激烈的时候他一直在果园里没有出来。这是对的，给谁也会这样。但是枪声消停下去，他就在果园里待不住了，想出来看看情况。人都是有些好奇心的。他出来看，在他的果园门口不远，有一件国军穿的衣服，就扔在地上，不知道为什么一件国军的衣服会丢在那里。他走上去拿起了那军服，还是新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就把那件军衣穿上了。可能是刚刚穿上，还没有试来合身不合身，就飞来一颗子弹，端端地打中了他。他就这么没了命。打枪的是日本仔。日本仔看到一个穿国军服装的人，就开了枪。那件军衣现在还在他的后辈手里。不是听说，我亲眼见过几次。都是我们一个谢姓的人么。衣服当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一年拍一个电影，来了一伙人要看这件衣服，看是可以的，但是后来他们要求拿去拍电影穿，不仅是他的家人，包括我们全村的人，都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同意。在这个事情上，好像不必商量，我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

军 马

日本仔一来，村里人就逃到山上的林子里去。等日本仔走了，我们再回来。回来时村子里已经很不一样了。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些损失，有些是鸡鹅

给捉走了；有些是猪羊给捉走了；有些是牛给杀了，煮在锅里，还没有吃完；有些是门窗给弄掉了，做了煮肉做饭的柴火。损失更重的人家，那就是房子给烧掉了。已经习以为常。回来了接着再置办。恨得朝日本仔的脚印上吐唾沫，把日本仔剩在锅里的肉也不吃，怎么能吃日本仔的口把子呢，倒给狗去吃吧。倒到茅坑里去。真是恨死了，恨一切被日本仔沾染过的东西。当然不吃日本仔留在锅里的肉也还有另外一份担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日本仔在肉里放了什么东西。

但是一次，日本仔也有了一个损失，乡亲们从山林里回来，有人很快就发现了情况，发现在村后的一个深坑里，掉下去了一匹战马。可能是觉着不好往上弄，或者是觉得弄上来也残废了，带上倒是不方便，日本仔走了，把这匹马丢在了深坑里。是一匹白马，额当间黑着一块，看上去肥健得很。坑深而窄狭，越往下，越窄狭，马并没有掉到最底，快到坑底时给卡在了那里。马的头和屁股在坑墙上蹶着，腰在中间可怕地塌下去，隐隐约约看见马肚子黑乎乎地吊在下面。马看起来已经有些变形。一匹马就是变形也不容易变成那个样子。马还活着，它的眼睛上像是蒙了一些土尘。拉出来的粪便有一些沾染在坑墙上。大家刚看到这匹马时都欢呼起来，一些人不由自主地拿土块石块打它。乱纷纷的土块石块让人把马都看不清了。一些砸到马身上的土块石块弹起老高。后来不知道谁阻止了这个事，但是看样子马已经给打得不轻。马卡在那里一动不能动，它的嘴唇蹭开在坑墙上，突突地冒着热气，牙齿几乎都排在外面。

等大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把它从坑里弄上来时，它已经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它企图要站起来，但是它的腿已经像高跷那样不好站起来了。它就像一个刚刚生下来的马驹那样学着站立，但总是失败，一次又一次重重地倒在地上。它的嘴也是合不上了，不停地试探着要把嘴合上去。还大声地放着屁。尾巴扫来扫去，弄得土尘飞扬。让它再活好是不可能了。有人开始同情地摸着它变了形蹭破了的部位。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这匹马给宰掉了。剥皮后更能看清它真是伤得不轻。村里人排着队来分肉。有着一种喜庆的过年一样的气氛。兵荒马乱的时候，日子是很苦的，吃肉的时候是不多的。终于吃上肉了，还是日本仔的肉啊。总之虽然村子里刚刚过了日本仔，

但和往一回比较，乡亲们的情绪还是很有些不一样的。但是这时候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说这个马你不要看它给日本仔骑着，它并不就是日本马，它实际上还是咱们中国的马，给日本人掳去用了。已经有人认出这马是河北马。就是说，中国的河北省出这种马。马肉很快就分完了。不管怎么说，那天夜里，全村的人都吃了一顿马肉。

鹅 柜

我们这里的人习惯于养鹅。喜欢吃鹅肉、狗肉。有很多种做法。就是焖，焖法也有好多种。在我们客家菜里，鹅肉狗肉都是很有名的。我们养狗，与其说是为了看家守门，倒不如说是为了吃狗肉。正因为吃狗肉，我们客家人身体都强健得很。有人冬季可以穿单衫而不冷，就是因为吃了狗肉的缘故。鹅肉也是一样。当然鹅要比狗的品位高一些，比如婚丧嫁娶这些事情，要给女方送礼牲，要在自己家里招待前来吊丧的人，那还是鹅肉更上档次一些。和狗一样，鹅也是会看家的，来个陌生人，鹅看见了，就会叫起来，叫声和平时很不一样，就知道家里是来客人了。有些脾气不好的鹅，还会追了客人啄。小孩子是能叫鹅吓掉魂的。鹅要是暴怒起来，有时候连狗也不是对手。当然看上去是狗在容让鹅，但是狗为什么会容让鹅呢，鹅为什么胆敢在狗面前嚣张呢，这个想起来就有意思了。在我们这里，狗和鹅是很特殊的关系，也许是它们都会看门的原因吧。日本仔来的时候，鹅的日子可是不好过。因为有时候就是人也给日本仔服个软呢，鹅就不会服软。在鹅的眼睛里日本仔是太陌生了，还这么坏，鹅就拼了命追着啄日本仔。日本仔当然是不怕鹅的，他们高兴的时候，还会陪着鹅耍一耍，做了胆小的样子在前面跑，让气坏了的鹅在后面摇摇晃晃地追。要是日本仔没有好心情，鹅就倒霉了。日本仔折磨鹅的办法真是多种多样。射杀是最简单的了。有时候他们就用刺刀把鹅刺穿了，挑在头顶，离开村子老远了鹅还活着。日本仔就好像忘了刺刀上还穿着一只鹅似的。这是日本仔带走鹅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他们把鹅的扁扁嘴用胶带封了，看起来是很薄的胶带，看起来鹅嘴上好像是没什么，但是嘴已经给封住了，吃不成喝不成也叫不成，成了个哑巴。日本仔就把鹅嘴和它的爪子给捆在一起，有时候鹅嘴是在两个爪子中间，有时候是在两个爪子外面。

日本仔就把鹅像行李一样背在身上。一个日本仔有时候能背好几个鹅。从远处看，根本看得出来背的是鹅，看得出来背的还是些活物。所以说日本仔一来，人遭了难了，鹅更是遭了难了。相对来说，狗就要聪明一些。狗看见来的人少，而且来人也好像是没什么来头，才会咬上一咬，一见来的人多，狗就会躲得看不见。所以日本仔来了，羊也拉呢猪也拉呢牛也拉呢鹅也捉呢，就是少见他们对狗有兴趣。当然狗肉日本仔还是喜欢吃的。

说得有些杂。下面我说的这个事就是和鹅有关的。

我还是说简短一些吧，反正事情就是这么点事情，没必要说得太长。

从我爷爷说起，我爷爷老了，有气喘病，又有风湿病，加上日本仔这样子闹腾着，叫老人家总是睡不好觉。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就醒了。他自己为这个痛苦得很。睡不好觉人是痛苦得很。他老人家说他要是能无牵无挂地好好睡上一觉，就是突然死掉了也不后悔。我那时候还是孩子，体会不到睡觉也是这么重要。一天夜里，我们正睡得颠三倒四，五迷六糊，就让我爷爷把我们给喊醒了。听声音是紧张得很。原来爷爷瞌睡轻，听到日本仔的机枪声了，嗒嗒嗒嗒地响着。日本仔来了那就只有快跑，哪里还有工夫细听。跟上爷爷我们一家子就向村后的山林里跑去了。一传十传百，很快全村的人都从睡梦里起来了，往村后的山林里跑。反正大家也是跑习惯了，就算是睡梦中也知道往哪里跑的。有些手脚利索的人还顺手带着一些东西，也有牵了猪羊什么的，总之是乱哄哄地朝后山的林子里跑。我们的那个林子是很大的。只要跑进去，就不容易给找到。再说只要跑进深林里去，日本仔也是害怕的。他们也害怕我们的队伍呢。他们不知道林子里的情况，瞎猜呢。我们也正是利用了他们的瞎猜测。我们也讨厌那些逃跑的时候拉猪抱鹅的乡亲，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子啊。羊一叫鹅一叫，不是正好把我们自己给暴露了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对这些人说服是不起一点作用的。长话短说。我们跑进了林子里，在林子里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

那时候正是深秋，林子里湿漉漉的，连树皮都湿漉漉的，像是从冰层下面的水里捞出来的。就是身体再好的人也不敢坐在林子里休息睡觉，都是蹲着站着。我那时候还是孩子，瞌睡得厉害。一会儿靠着我父亲的身子睡睡，一会儿再靠着我母亲的身子睡睡。当然是站着睡觉了。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女人在呻吟，原来她是要生孩子了，赶得就这么巧，实际这样的的时候，怎么能生孩

子呢。我睡了好几觉，醒来总是能听到那女人痛苦的生孩子的声音。直到第二天午后，我们才回到村里，你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村子里好好的，没有一点日本仔来过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日本仔没有来，是我爷爷听错了？爷爷说，一点没错，机枪的声音他没有听过么？他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还怕不是，听差了，还爬起来侧着耳朵好好听了一听，听得出就是机枪的声音啊。一些人围在我家里议论着这个事，直到夜影落下来还没有散去。这时候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的爷爷神情古怪，他好像是又听到了什么声音，却不敢说的样子。这一次大家是都听到了，嘟嘟嘟嘟嘟嘟，真是像机枪的声音，就像是枪声还离得远，正从一个深沟里一路打上来。但是大家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不是机枪的声音，那是我家的鹅在啄鹅柜的声音。我们这里的人把鹅笼叫鹅柜。大家走过去看时，见我家的两只鹅在无所事事地啄着鹅柜，像是它们的扁扁嘴痒痒了，需要它们这样子挠一挠啄一啄。爷爷在这个事情上受了不小的打击，他蹲在屋地上什么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气。

听说那个生了孩子的女人也对爷爷埋怨得很，原来她还不到生养的时候，吃了这一惊，加上夜里那一气跑，就提前把孩子生了下来。那个生下来的孩子过了秤，才三斤多一点。爷爷气没处出，就想出在那两只鹅身上，想一想又作罢，鹅也是活得不容易，它们能有时间磨磨嘴，消消闲，也是很让人感到安慰的啊。我们家里商量着给那个女人送一只鹅去，这样子商量过，结果是没有送。爷爷赌气地说，以后就是日本仔真的来了，他也不会声张了，让别人声张去吧。其实这才是最可怕的。

米 酒

皇军进村的时候，都是骑着马。在马上可以看得远一些。都是穿着靴子，挎着马刀，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记忆。他们来了，我就装扮成一个良民，可怜兮兮的。其实老子是民运队的，专门断他的路，拆他的电线的。他们来了，老子也跟着说，皇军好，大大的好。老子心里头给他们是另外的一套。心里头硬霸的时候，表面上我就给他做得软弱得很，口头上我把他们表扬得很，他们也就高兴了。他们高兴地笑起来时，我也就笑了。我们好像是笑着一个事情，实质当然不是一个事情，各笑各的高兴呢。

我是村里的堡垒户。什么是堡垒户，就是最靠得住的力量。这得是个秘

密事。就是我们村子里，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民运队的，更不要说是堡垒户。村里不少人以为我是个软骨头，见到皇军点头哈腰的，皇军皇军的叫个不停。我就是要叫皇军。我这样叫着，心里踏实得很。村里的一些人那样子看我时我也高兴得很。我这个人性格有些怪，就爱这样子。就爱表面上你们都把我看不起，这样于我好，我可以干得时间长一些。皇军要是晚上看到我在挖他们的公路，一定是一吓死，想不到啊，一个口口声声叫皇军的人原来在干这个事情。这就对了，皇军我也叫呢，皇军的公路我也往断里挖呢，电线对不起，搁到我手里我绝不会手软，一下子我就给你剪断了去，我让你在那边喂喂喂的白喊去。我的一个妹夫，有一次忍了几忍没忍住，就给我说，姐夫，说个头你不比我低，说肩膀也是你比我宽，你何苦着要那样作践自己呢，皇军实在没办法了也喊呢，可是怎么喊也不能像你那样喊啊，你喊起那个来就像是喊不够，这是你的个大毛病。我就怕日本仔以后失势了，你的日子不好过。我给我妹夫没有给好脸色，我说喊个皇军怎么了？皇军不就是个名字么？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呢，我就是这么个爱好。我装作十分生气地对妹夫说，但是装着装着就装真了，我好像真的是生气了。我觉得我的脸色很难看。这真是料不到的，原本是装样子生气呢，就真的生起气来了。也许妹夫是自己人的缘故吧。人对自家人就是更容易生气一些。我妹夫说，你要是对日本仔有这么个脸就好了。他连姐夫也不情愿叫我了。从那以后妹夫就对我冷不热的。不光是妹夫，妹妹也是。我想人在世上只要是自己心里踏实，就可以对这些不在乎。

干过的事情多了，连皇军打过的交道多了，我给你挑着说一件吧。说起来也真是平平常常的。

一次村里来了皇军，你看我把个皇军叫惯了，不容易改口，什么东西一习惯都是个麻烦。我就这样子叫着吧，这个是没什么关系的。皇军一来，村里人跑了个干净。我当时在地窖里收拾地瓜，跑是来不及了。我在地窖里听着皇军的动静。我心里也有些生气，有些难过，我家里的人是知道我在地窖里的啊，怎么就不来招呼上我一声呢？但是很快我就安静下来，我知道这不是生闲气的时候。我如果待在地窖里，也可能是保险的，但是也说不上，要是让皇军给搜出来，就是个麻烦，要费口舌解释，我不想费这个口舌，我想与其是让你把我给搜出来，倒不如我自己出去，再见机行事。我喜欢见机行事这个

话。有时候也是有好机会的，你得胆大，稳，会计划。我拿着几个地瓜从地窖里出来，倒是把皇军给吓了一跳。吓了一跳的皇军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我忙忙打躬作揖，说着他们爱听的话，日本话我也是会说几句的，我发现说日本话比较管用。我说皇军来了，他们都不知好歹地跑掉了，我是不跑的，我留下来就是迎皇军的。一会儿工夫皇军就对我没有多少戒备了。他们还是有些慌张和盲目，事事都问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很可靠的人。皇军来的并不多，十二三个人吧。他们主要是饿了，寻吃的。我就从我家里找出一些东西来给他们吃。他们指点着我院子里的一只鸡，他们好像是礼貌起来了，在征求着我的意见。他们是想吃鸡肉。我就把鸡杀了给他们吃，还从别人家里找出一些馒头来。他们吃得高兴，也用中国话夸我，就像我用日本话夸他们一样。我知道这个夸和夸是不一样的。我心里清楚着呢。后来他们是想喝酒，这到哪里去找呢？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家去找。皇军很信任地跟在我的后面。后来就在谢凤生家找到了一盆酒。那酒还没有完全酿好，但已经是酒香扑鼻。我知道这是谢凤生的老婆为坐月子准备的。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习惯，习惯于女人坐月子的时候酿些米酒，给月婆补身子。月婆一天只是饮两小勺儿。谢凤生给月婆酿的酒，叫我用来招待皇军了。一时管不了那么多了。皇军都能喝酒。把一盆酒差不多给喝光了。他们让我喝，我就指着脸说我喝不成酒，一喝脸就红，就不能为皇军服务了。皇军高兴地笑着，好像我的理由是很好的，很中他们的意。他们把剩下来的酒倒在院子里，呼鸡和狗来喝。先是两只鸡来品尝，后来狗也忍不住，一边眼神戒备地偷看着，一边就过来伸出舌头舔酒喝，一会儿鸡和狗都有些醉了的样子了，狗是摇摇晃晃地到一边去睡觉，鸡木木地站着不动，在它们身上推一推，才木木地动一动，马上又是木木地站住，看上去它们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皇军看着鸡和狗的样子高兴得很，大笑着。他们好像是把我把忘记了。我发现他们也有些醉了的样子了。我心里偷偷地计划着，抽空儿到厨房里去，腰里别了一把切刀。到时候相机行事吧，能弄了就弄一下。皇军要走了，给我竖起大拇指来。可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走。我就说这里的路是多么的不好走，路上是多么的危险，我要求给他们带路。我的样子是很诚恳的。皇军叽里咕噜了一通，说的都是我不懂的话，我不必懂那么多，只要允许我给他们带路就行了。我在前面走着，皇军骑马在后面跟着，奇怪的是，那一刻好像我们的

关系不是那么太融洽了，我们好像是重新陌生了起来，好像是在互相地猜测着。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又变成了这样。但是这样子也行了，不可能互相间太信任的。我的想法是绝不把他们带到小路上去，让他们起疑心，没有这样的必要，把他们带到偏僻处去又能做什么呢，不过是白白搭上我的性命。我就想着见机行事，机会来了，不要错过就是了，没有机会，那么就算了。我带他们走上大路，走了很远，他们停下马，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我一点也没有要求再带路。分手的时候，我给他们打躬，他们也给我做友好的手势。就这样分手了。我赶紧就往回走，走了很远，回头一看，他们已经走得没影子了，我就在路边坐下来，把腰里的刀抽出来扔在旁边。我心里不好受得很，我想着他们喝了那么多酒，总会是有机会的。但是风一吹，骑在马上皇军越走倒是越精神。一个计划就这样泡汤了，这让我心里头是不好受的。但是我成功的时候也是不少的，就先给你说这样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吧。

日久见人心，后来没必要再捂着盖着的时候，乡亲们也就明白我是个啥样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都选我当队长，选我我就当，我今年八十四，我六十六岁才从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